

消费社会的口号就是“你是世界上最重要……
所有的一切都以你的欲望为中心”

绿岛译丛



消费欲望 的

[美] 比尔·麦吉本 等著 朱琳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消费欲望

[美] 比尔·麦吉本 等著 朱琳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费的欲望/[美] 麦吉本等著; 朱琳译.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4

书名原文: Consuming Desires

ISBN 978-7-5004-5945-3

I. 消… II. ①麦… ②朱… III. 消费生活 IV. C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9093 号

Copyright © 1999 by Island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sland Pres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享有本书中国大陆地区简体版专有权, 该权利受法律保护。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7-1584 号

责任编辑 王 茜

责任校对 郭 红

封面设计 久品轩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2

字 数 192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消费欲望

“竞争性消费”滋生了一种新的现象：即阶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人们一心想要达到和别人一样的消费水平。满怀希望的穷人们肯定会想效仿那些富人们的生活的，而这又有什么错呢？！

想要生活得更好是没有错的，错的是那种以“拥有”而不是“生活”为目的的生活方式。在消费社会里，人们出于冲动而进行购买行为，期望能从中得到即刻的满足。

在这样的消费环境中，我们无法控制自己。但在这个毫无节制的消费社会里，如果人类仍不能控制自己的话，我们必然会在“全球经济中经历一次惨败”。



消费 的 欲望



丛书主编：张可佳

策划群：张可佳 冯春风 翁翔

江菲 王冲 王磊

封面设计： 

将影响我们未来生活的新概念

(总 序)

○ 曲格平

当你翻开这套丛书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身边看到或听到的事与遥远的美国、英国、德国、南非、泰国、津巴布韦……那么相似。

在人类共同居住的地球上，全球化的浪潮席卷着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角落。而环境保护与生态保护是最早进入人们全球化视野的主题。

中国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脚步，日益深入到广大民众当中，人们很需要看到更多介绍国外环境保护新思想、新观点和经验汇总的书籍，而公民环保意识、环保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也需要与国际接轨，不断有所更新，有所前进，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很高兴，现在终于有一套系统地介绍世界上最新的环保思想、观念、见解和经验的丛书与人们见面了。很感谢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套译丛。它带给我们的将不仅仅是知识、信息，还将影响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的生活态度，先进的环境保护意识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我相信，受到这些观念影响的人们中，会有一些在各种领导岗位上工作或将要去工作的人，他们的认识和决策将为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决定命运的影响。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丹尼斯·海斯在 30 多年前发起了世界地球日活动，他号召人们“拯救和修复被损坏的地球”，并且努力让这个理念变成每一个地球村民的愿望。因为环境保护与环境灾难一样，都没有国界。而今天，致力于环境保护已经成了全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全球最快的，中国正在成为全世界最火热的市场和各方关注的焦点。在这一发展进程中，中国政府和民众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许多在发达国家 100 多年间遇到的环境问题，中国在短短十几年中一下子全赶上了。虽然环境保护早已确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政府为减少污染、保护好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制定了系统的法律、法规，但我们所面对的形势仍十分严峻。

中国人不愿意，国情也不允许中国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及时、充分、广泛地学习和了解国外的经验、教训，跟上国际上最新的环境保护观念和思想认识，把世界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新的、重要的科学发现、环境理论、环保观点和意识引入到中国的实际中来。

近年来虽然有一些国外较有影响的环保图书在国内出版，

但尚未形成规模和系统，没有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中形成权威态势，人们对其了解还相当有限。这使我们走了许多本可避免的弯路，为可持续发展付出了本可少付或不付的代价。例如，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的旅游业，虽然把“生态旅游”叫得很响，但在实际工作上仍有很多误区；一些地方在发展生态农业和城市绿化上，贪大求洋，盲目引进外来物种，造成生态入侵灾难；在西南地区滥建大坝，大量不适当的水利开发工程使宝贵的生态资源遭到毁坏；在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中也面临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人们还很少注意动物的情感与福利——而所有这些状况与中国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很很不和谐的，也早已不适应中国融入国际大家庭、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显然，我们需要及时了解和借鉴国际上已有清晰认定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方法和经验。

我相信，这套从国外众多环保图书中精选并编译的“绿岛译丛”，一定会打开我们的眼界，帮助我们及时了解到国外最新的环保观念。这真可谓雪中送炭！现在，我把这些由国际著名学者写的通俗、生动、好读的新书推荐给你们——无论你是一个环境保护学者、政府官员、专职工作者、教师、学生、工人、农民、企业家或是一个普通百姓，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些书。

作者简介

罗杰·罗森布拉特 (Roger Rosenblatt) 是《时代周刊》(Time) 及 PBS 电台“吉米·莱勒新闻时间”(NewsHour with Jim Leher) 的撰稿人。其作品包括《战争儿童》(Children of War) (铁锚/道布尔迪出版社, 1983) 及《分裂: 1969 年哈佛战争回忆录》(Coming Apart: A Memoir of the Harvard Wars of 1969) (小布朗出版社, 1997)。

爱德华·勒特韦克 (Edward Luttwak) 是战略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曾做过国防部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的顾问。他的著作有《濒危的美国梦》(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 1993)、《政变》(Coup D'État)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5)。

朱丽叶·朔尔 (Juliet Schor) 任哈佛大学妇女问题研究主任、高级讲师。其作品包括《筋疲力尽的美国人: 攀比、俯就和新型消费者》(Overspent American: Upscaling, Downshifting, and the New Consumer) (基础图书出版社, 1998) 及《劳累过度的美国人: 休闲的意外衰落》(The Overworked American: 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 (基础图书出版社, 1992)。

威廉·格赖德 (William Greider) 著有《不管愿意与否, 我们都是一个世界: 全球资本主义的疯狂逻辑》(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西

蒙与舒斯特出版社, 1997)、《谁来告诉人们: 美国民主的背叛》(*Who Will Tell the People: 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Democracy*)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 1992) 等书。此外, 他还为《滚石》(*Rolling Stone*) 杂志定期就国家问题写稿。

巴拉蒂·穆克吉 (Bharati Mukherjee) 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英语教授。她的小说作品有《让我来吧》(*Leave It to Me*) (诺普夫出版社, 1997)、《茉莉花》(*Jasmine*) (格罗夫出版社, 1989) 及《中间人及其他故事》(*The Middleman and Other Stories*) (格罗夫出版社, 1988)。

马丁·马蒂 (Martin E. Marty) 是芝加哥大学公共宗教项目的主任。他著述颇丰, 包括《一个和许多: 美国为共同利益而奋斗》(*The One and the Many: America's Struggle for the Common Good*)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7) 和《正义的帝国: 美国的清教历史》(*Righteous Empire: The Protestant Experience in America*) (戴尔出版社, 1970), 后者曾获“国家图书奖”。

斯蒂法妮·米尔斯 (Stephanie Mills) 著有《生态系统怎么了?》(*Whatever Happened to Ecology?*) (塞拉俱乐部图书出版社, 1989) 和《为了荒野: 恢复和复兴被破坏的土地》(*In Service of the Wild: Restoring and Reinhabiting Damaged Land*) (灯塔出版社, 1995)。她的文章曾在《塞拉》(*Sierra*)、《尤特尼读者》(*Utne Reader*) 和《魅力》(*Glamour*)、《1998 年度英国百科全书》(*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 (英国大百科全书) 及许多其他的出版物上发表。她的新作《丰盛的简朴》(*Epicurean Simplicity*), 刚刚由岛屿出版社出版。

亚历克斯·科特沃兹 (Alex Kotlowitz) 著有《河对岸：两个小镇的故事、死亡和美国困境》(*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A Story of Two Towns, A Death, and America's Dilemma*) (南·A. 塔尔希/道布尔迪出版社, 1998)、《这里没有孩子：两个在另外一个美国长大的男孩的故事》(*There Are No Children Here: The Story of Two Boys*) (南·A. 塔尔希/道布尔迪出版社, 1991)。他经常就种族问题和贫困问题写一些文章或做演讲。他曾是《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的撰稿作家, 也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MacNeill/Lehrer NewsHour*) 及国家公共电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 撰稿。

安德烈·施弗瑞 (André Schiffrin) 任新出版社主任及主编, 曾经为《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国家》(*Nation*)、《新共和党》(*New Republic*) 及英国、西班牙和挪威的学术期刊和杂志撰稿。

苏珊娜·布朗·莱文 (Suzanne Braun Levine) 曾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的编辑。之前, 她还曾是《女士》(*Ms.*) 杂志的编辑 (1972—1989), 1997—1998 年媒体研究中心自由论坛的成员。目前, 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如何做父亲的书。

莫莉·哈斯克尔 (Molly Haskell) 在巴纳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写作和电影。她的作品包括《从尊敬到强奸：电影中的女人》(*From Reverence to Rape: The Treatment of Women in the Movies*) (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

1973；1989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修订重版）；《爱与其他传染性疾 病：回忆录》（*Love and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 A Memoir*）（城堡出版社，1992）及《在没有男人的世界里独立：女人、男人、电影及女权主义》（*Holding My Own in No Man's Land: Women and Men and Films and Feminist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著有《也许只有一个：从个人和环保的角度为独生子女家庭辩护》（*Maybe One: A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Argument for Single-Child Families*）（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98）、《希望、人类和荒野》（*Hope, Human and Wild*）（小布朗出版社，1995）和《自然界的末日》（*The End of Nature*）（兰登出版社，1989）。他一直为《纽约客》（*New Yorker*）、《外界》（*Outside*）和《滚石》及许多其他出版物撰稿。

戴维·奥尔（David Orr）是奥伯林大学环境研究项目的教授及主席，著有《心中的地球：论教育、环境和人类的未来》（*Earth in Mind: On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Human Prospect*）（岛屿出版社，1994）、《生态扫盲：教育及后现代社会的过渡》（*Ecological Literacy: Educ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a Postmodern World*）（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2）并发表许多文章。

简·斯迈利（Jane Smiley）是位作家，凭《一千亩地》（*A Thousand Acres*）（诺普夫出版社，1991）赢得普利策奖。其小说还有《莉迪·牛顿的真实旅行和冒险》（*The All-True*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Lidie Newton) (诺普夫出版社, 1998) 和《哞》(*Moo*) (兰登出版社, 1995)。她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

序

○ 罗杰·罗森布拉特

他拿出一大堆衬衫，一件一件地扔在我们面前，纯麻的、丝绸的、法兰绒的，衬衫一件件落下来，折印也随之消失，铺了满满一桌子。我们羡慕不已。而这时，他又拿来了更多的衬衫，于是这一堆柔软的衬衫越堆越高，图案各种各样——有条纹图案的，有涡卷形图案的，还有褶裥形图案的；颜色五彩缤纷——有红色的，苹果绿色的，淡紫色的，还有淡黄色的上面带有靛蓝色的字母图案。突然，戴茜发出一声尖叫，将头埋在衬衫里，痛哭起来。

“这些衬衫真漂亮，”她呜咽着说，声音在厚厚的衬衫堆里显得闷闷的，“我很难过，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衬衫。”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戴茜和尼克·卡拉韦看着他们的主人把那么多的衬衫堆在桌子上，这一场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虽然还不足一分

钟，但在许多方面，却反映了作品的中心主题，即美国人的欲望非常强烈，既贪得无厌，又令人痛苦。

盖茨比对他的两位客人说，这些衬衫都不是他自己买的，“一位英国人”每年春初和秋初都会给他送来一堆精选的衬衫。每一季他都会收到一大堆漂亮的衬衫，各种颜色、各种式样和各种面料的衬衫，件件都价格不菲——在我们看来，这么多的衬衫，穿一辈子都穿不完，但又永远不够穿。为什么戴茜看到这些衬衫会“痛哭”呢？因为她有一种单纯的对物质的渴望，这一点可以肯定。但是，有一点却值得怀疑，这些衬衫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又是如此的漂亮，但无论多少衬衫也不会满足她的渴望——天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而，与盖茨比相比，戴茜的欲望还算是小的呢。和戴茜一样，盖茨比一直在向往、在渴望拥有像衬衫一样的东西，因为他相信，这些东西就是美国人获得幸福的秘诀。

有还是没有，这是美国消费主义的精髓，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当你得到了演员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所谓的某种“东西”的时候，你又会突然明白，正是因为这个东西，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东西，你还有其他的東西不能拥有，或者说还没有拥有，想到此，你会忍不住抽泣起来的。拥有现在的兴奋使你想拥有过去，进而又祈祷能拥有未来，拥有现“有的”和还“没有的”一切。

这种文明的基础虽然很奇怪，但却是很牢固的。美国约有90%的生产力正在直接或者间接地从事着消费品的生产或是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活动。消费品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

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此外，消费品还能周游世界，将自己和对物质的欲望带到那些一穷二白或者物质产品不太丰富的国家里。这样，终有一天，这些地方的人们也可以通过购买和消费来“拥有”和“不拥有”。

由此看来，这种攫取的冲动并非一无是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冲动就没有一丝的遗憾和引人深思之处。在美国，反思是消费过程的一个部分。我们不仅知道如何去“拥有”和“不拥有”，我们还知道如何——事实上，鉴于过分的欲望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我们更喜欢——既“拥有”又“不拥有”。在每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里，特别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时代里，空发悲叹不过是把罪恶当成一种安慰。19世纪中叶，美国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曾委婉地批评过我们。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把这种消费行为称为“炫耀消费”，并批评了我们的“掠夺文化”。^①最近，1998年2月，克林顿总统夫人希拉里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警告说：“消费资本主义‘破坏了’……工作道德观和满足感，这种工作道德观和满足感在历史上是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的。”^②尽管她对历史的看法未必正确，但她确实代表了美国一种非常悠

①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 reprin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7).

② 希拉里·克林顿1998年2月2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讲话（Internet: 〈http://docs.whitehouse.gov/WH/EOP/First_Lady/html/general-speeches/1998/19980202.html〉, October 31, 1998）.

久的传统——即自我反省，反省美国社会的动力，反省美国人感到歉意的事物。

然而，这种悔悟的表示也有着双重的效果。我们用“道德沦丧”和“情感匮乏”来批判肆意消费的文化，就好像精神和其他商品一样，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似的。言语可以表明我们的歉意真实与否。否则又会怎样呢？美国并没有因为要使自己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文明而放弃物质产品。

在适当地表达了遗憾和自责之后，我们就开始无休无止地去拥有和渴望，这就是消费体制的动力。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消费体制让我们一直不能满足，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种不满足正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状态。正因为我们尚未“拥有”，我们才有了一个目标，一个可以追求却又遥不可及的目标。当所有的目标都得以真正实现的时候，我们又会制造出新的、尚未得到的东西来。其他西方国家越来越富有，但他们似乎对自己的财富感到很知足；因为他们在崛起的同时也在稳定的发展。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在约翰·高尔斯华绥的《有产者》里有一个场景，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衬衫场景类似。主人公斯威森的餐厅里有一支豪华的雕花玻璃吊灯，他对此感到很骄傲。因为这支吊灯，别人都把他当成了有钱人，认为他“应该得到长久的真正的幸福”。^①此外，狄更斯在小说《奥利弗·特威斯特》里指出，“很多”的意思也不过是刚刚够而已。

^① John Galsworthy, *The Man of Property* (London: Heinemann, 1991), p. 41.